

邓一光 著

Deng

Yiguang

Novel

Collection

我是

我的神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邓一光 著

Deng
Yiguang

Novel
Collection

我
是

我
的
神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我的神/邓一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邓一光长篇小说)

ISBN 978-7-02-010128-3

I. ①我…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4720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79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54.25 插页6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128-3

定 价 69.00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生命在一处处不为人知的地方诞生,也会在一处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倒下。

乌力天扬擦掉剃头推子上胎液般晶莹的黄油,把擦干净的剃头推子放在床头柜上,在病床上坐下,拿过一只枕头垫在腿上,把手伸向躺在床上的父亲,环住父亲的胳膊窝,慢慢用力,一点一点,把父亲抱到自己的腿窝里,安置好,取过围布,咬掉围布上的线头,替父亲仔细围上,然后拿起剃头推子。

浓烈的丹参味扑鼻而来,还有一股什么东西正在腐烂的味道。呼吸机过滤器里传来气泡冲击蒸馏水发出的声音,显得懒散而疲惫不堪的生命监视仪上,暗绿色的显示波僵蛇般呆板地来来去去,落下一片片数字蛇蜕。

乌力天扬在自己的头上试了第一推子。新推子,很好用,咬合起来几乎没有声音。一片头发无声地落下来,掉在乌力天扬的裤子上,乌力天扬没有管它,开始给父亲剃头。他剃得很小心,很认真,每一推子都像执着的垦荒者,推进十分彻底,推进到可以望见和可以抵达的尽头。

当乌力天扬做着这件事情的时候,乌力家的成员,母亲萨努娅、大儿子乌力天健、二儿子葛军机、三儿子乌力天时、四儿子乌力天赫、大女儿安禾、二女儿童稚非、养女卢美丽,他们在人间或冥世静静地看着乌力天扬,看着乌力天扬怀里那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在彼岸或此世看着他和他,目光如炬,一句话也不说。

最后一推子下去,咬合着向前,再向前,离开。那里一根头发也没剩下。乌力天扬认真地看着怀里那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乌力图古拉,一个多年前手无一根茅草的奴隶,一个在那之后除了胜利什么也不要的士兵,现在已经被剃光了,硕大的头颅暴露无遗,在荧光灯下,像一只无

所畏惧的毒蘑菇，而这个被剃光了脑袋的老人，正满心坚定地走向死亡，不和任何人商量，也由不得任何人阻止。

乌力天扬拿不准，他是不是应该告诉父亲，作为父亲一大群孩子 中的一个，作为乌力家的叛逆者，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想到了也没有资格，有资格也会拒绝为父亲这种人写墓志铭。

乌力天扬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的生命来自他怀里的这位老人，他们是血脉相承的亲人，也是人世间最对立的仇敌。在他出生之前，他是一个没有人类身份的生命，是一个不知前世为何类生命的野魂，在他出生之后，他得到的第一个归属是一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给予他生命的父亲。而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他一直在干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杀死父亲，杀死他生命的给予者，然后通过以生命传承命名的那条炼狱窄道，落籽为林。现在，父亲要死了，他生命出处的那条通道要关闭了，那么，父亲是他杀死的吗？他在杀死父亲之后，是否已经通过了生命出处的那条窄道？他在通过了生命出处的那条窄道之后，是否成为了他自己所选择的那个生命？

乌力天扬下意识地转过头去。他的目光与母亲萨努娅的目光相遇。那是他生命的另一个源头。他们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他收回目光，把剃光了脑袋的父亲搂在怀里，搂得紧紧的。他听见父亲粗糙而滞涩的呼吸声。他感到父亲的耳轮正在一点点地冷却下去。他知道，那是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是他们父子和仇敌关系的最后时刻。他屏住呼吸，等待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父亲会突然地轻下去，一缕无形的东西从父亲的囟门飘出，飘去他看不见的上空。他不能肯定会不会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能肯定生命有没有来世。如果有，他无法确定父亲在来世里是一条巡游八极的梭子鱼，还是一株独悬深渊的野樱桃。如果那样，他们这一对今生的父子，会不会在来世再次相遇，相遇的他们是不是父子和仇敌？

那一瞬间，乌力天扬如遭雷劈，头发参立，热泪盈眶，浑身颤抖。他迫切地想要回到生命的过去，回到生命通道的入口。他知道，只有这样，只有看清楚了过去，他才能决定来世的那些事情……

目 录

上

第 一 章	亲爱的萨雷·萨努娅	(001)
第 二 章	奴隶们什么也不要	(016)
第 三 章	黄金时代的传说	(031)
第 四 章	我是你的心上人呀	(056)
第 五 章	守着月亮星星入睡	(085)
第 六 章	一把种子扬天而去	(114)
第 七 章	肉食主义家庭的病儿	(136)
第 八 章	干掉一只狐狸有多难	(153)
第 九 章	朝天空扔出石头	(178)
第 十 章	让湿润快些干爽	(200)
第十一章	被雨淋湿了翅膀	(217)
第十二章	杀死那些狗崽子	(241)
第十三章	我们恋爱吧	(261)
第十四章	头上的星星往下落	(277)
第十五章	如同一道温暖的风	(291)
第十六章	像蛋壳一样脆弱	(312)
第十七章	找到草履虫伙伴	(337)
第十八章	婴儿似的噙住手指	(362)

第十九章	寻找杀死你的那个敌人	(380)
第二十章	向着电闪雷鸣的天空	(403)
第二十一章	用蝴蝶的语言说话	(418)

下

第二十二章	想要做一个男人	(439)
第二十三章	除了野兽就是风	(459)
第二十四章	完了的事情才算完	(479)
第二十五章	狗獾和狐狸不是威胁	(493)
第二十六章	水能静成什么样子	(508)
第二十七章	带上你们的长矛和弓箭	(525)
第二十八章	把自己还给妈妈	(559)
第二十九章	只想和他结一次婚	(579)
第三十章	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595)
第三十一章	数到二百零三停下	(615)
第三十二章	回到母亲子宫	(640)
第三十三章	别把梦告诉过路的青年	(661)
第三十四章	乳房上的功勋章	(689)
第三十五章	光不在了怎么行走	(707)
第三十六章	跃上日光翩翩起舞	(733)
第三十七章	像一个傲慢而高贵的杀手	(749)
第三十八章	和我一起生活,成为我的爱人	(770)
第三十九章	必须搜集更多的火柴	(791)
第四十章	下到水里当一条鱼	(807)
第四十一章	天使不在天堂里	(832)

第一章 亲爱的萨雷·萨努娅

1

公元1949年5月16日，在进入汉口之前，蒙古族人乌力图古拉从一匹重量超过八百磅的连钱马上摔下来，一只胳膊摔脱了臼，威风凛凛的大鼻子也给擦伤一大块，因此他遭遇了美丽的鞑靼女人萨努娅，和萨努娅做了一辈子的生死对头，并且生下了一大群孩子。

事情也许本可以不“因此”。比如说，如果313师政委葛昌南的四座雪佛莱吉普车马达没有烧坏，没有赖在半道上；如果313师师长乌力图古拉没有把自己的六座道奇吉普车让给被痔疮折磨得苦不堪言的葛昌南，自己骑上一匹青海产的连钱马；如果乌力图古拉在骑上连钱马之前没有率领部队连续数日追击桂系白崇禧，白天黑夜地看地图、和前指讨价还价、和友邻吵架、骂军需部门的娘，还在大别山区打了两仗，几天几夜没睡觉，困得要命，借着行军的机会，在马背上摇摇晃晃打瞌睡；如果军装甲团两名驾驶员没有让尿憋急，下车痛痛快快地放一气水，上车继续走，停在路边代号为“莎菲”的美式M24轻型坦克没有突然点火；如果乌力图古拉胯下的连钱马没有惊得尥蹶子，把猝不及防的乌力图古拉从马背上撺下来，哎呀一声跌个大马趴；如果葛昌南没有过意不去，进城以后硬要乌力图古拉替自己去坐主席台，参加各界人士欢迎解放大军解放武汉的祝捷大会，自己去替乌力图古拉接管警察局、工部局、教育局、卫生局和军事要塞……如果没有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没有这些“因”中的任意一“此”，乌力图古拉就不会吊着胳膊坐在主席台上，喝着烫嘴的茉莉花

茶，一双眼睛不安分地到处乱瞅；他不乱瞅，也就不会瞅见年轻美丽的国际女干部萨努娅，他和萨努娅就不会有成为一辈子生死对头这个“所以”了。

乌力图古拉身躯魁梧健壮，一头乱糟糟硬得割手的鬃发，五官像富有经验的铁奴锻打出来又丢进炉子里烧红，再一样样砸在活力四溢的大脸上，活脱脱一尊阿尔泰风格的青铜雕像。他披着一件旗帜般威风的英国呢大氅，穿一条又破又脏的咔叽布宽裆窄腿马裤，舌檐耷拉的八角帽斜扣在硕大的后脑勺儿上，腰间铁锤似的吊着一支德国P38式瓦尔特手枪，目光炯炯，眼珠子到处乱盯，盯谁谁都撑不住，身子骨儿弱点儿的，咣当一声就得往后倒。他这种八面招风的样子，从高大的连钱马上摔下来，摔起一股逼人的尘土，把丢掉了主人的连钱马烫得四蹄一缩，跳到一旁去，也把那辆闯了祸的美式轻型坦克吓得立即熄了火，不敢再咳嗽。

几名身上七零八碎挂满了快慢机望远镜牛皮公文包的警卫员和参谋赶紧从各自的马上跳下来，七手八脚抢上前去，去尘土和热浪中捡乌力图古拉。乌力图古拉不让捡，瞥一眼警卫参谋，不高兴地嚷嚷道：

“还捡什么，都摔过了，早你们干什么去了？”

“师长，你也不看看你多大的个儿，牛似的，再多人架着也拦不住你真想摔。”警卫员笑嘻嘻地说，“不如等你摔，摔舒坦了，摔彻底了，再捡不迟。”

乌力图古拉不是那种死要面子的角色，怎么摔下去的，还怎么爬起来，人站稳了，拨拉了一下摔脱了白的那只胳膊，让选一支掷弹筒，再来两个结实的兵，兵扛住掷弹筒，枪带套住摔坏的胳膊，叫声“立住了”，人往下一坐，咔嚓一声，脱了白的胳膊就被拉回了原位。

乌力图古拉拾掇好胳膊，翻身回到马背上，先说替自己拍尘土的警卫员，别拍了，进城多弄几桶水，里里外外涮干净，涮出革命本色来。又说吓得嗝儿屁的美式轻型坦克，愣着干吗，没人请你们吃猪肉炖粉条，该上路上路，该撒野撒野，别在那儿傻趴着，丢人现眼。再说酸枣林子下站着傻笑的士兵们，嘴张那么大干什么，不怕灌沙呀，一会儿进了城，锣响着，鼓响着，人民往肩膀上扛你们，够你们乐和的，别咧着腮帮子进城，给

我丢脸。那么说着，没伤的那只手空出来，先扶正后脑勺儿上的八角帽，再伸直，铸剑似的往南一指：

“都有了，枪上——肩！齐步——走！”

葛昌南听说乌力图古拉惊了坐骑，挂了彩，调转车头往回返，迎住重新回到马背上的乌力图古拉。葛昌南坐在宽敞舒适的车里，胳膊搭在边门上，半欠着火烧火燎的屁股，幸灾乐祸地说，老乌啊，你不是说能在马背上生孩子嘛，生不生孩子的就算了，你倒是坐稳了，别往下摔呀。所以说，我活了小四十年，还没听说老蒙子往马下摔的。

乌力图古拉把受伤的胳膊窝在怀里，宝贝似的不让葛昌南看，也不搭葛昌南的话，晃晃悠悠，在马背上眯了眼睛，搭了个凉棚看四周。

正是稻谷灌浆的季节，田野里四青六黄，层次分明，那些哗哗剥剥勃胀着的庄稼，像极了抽着风往高里拔节的半大孩子，在馥郁熏风的拂弄下站不住，东摇过来，西摆过去。大道上，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昂着灰扑扑的脑袋，背着卡宾枪和汤姆式冲锋枪，兴冲冲，一路小跑往前赶，脱了漆皮的水壶和鼓鼓囊囊的手榴弹袋敲打着年轻而蓄势待发的卵子。他们的脸蛋是红彤彤的，他们的心里充满了焦渴，他们急匆匆的，都想第一拨儿赶进灯红酒绿云蒸霞蔚的大汉口，去踩一踩传说中跺上一脚就能冒香油的沥青大马路。士兵所经之处，荷尔蒙味呛鼻，路边的灌木丛立即耷拉下脑袋，枯萎成柴火；指挥员尖着嗓子的吆喝声、传令兵不耐烦的口令声、各部队联络的小喇叭声高高低低响成一片，热闹极了。

乌力图古拉越看越喜欢，神清气爽地转过头来，笑呵呵地冲着葛昌南喊了一嗓子：

“挺进中南，挺进中南哦！”

2

313师天还没亮就进入汉口，很快控制住局势，全歼保警总队和警察局所属武装，与国民党第58军一部发生了小规模战斗，收拾掉几千号溃兵，阻止了几起国民党宪兵团企图实施的爆破。14团特务营遇到了一件

有趣的事情：他们在英租界海关总税务司缴了一群印度红帽子巡捕的械，人关进地下室，因为没有看明白地下党提供的市政图，在沿着怡和洋行、阜昌洋行、太古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横滨正金银行、老沙逊洋行、花旗银行、亚细亚银行往前搜索的时候，闯进了特三区75-79号英国领事署，惊吓了还在睡觉的领事夫人，差点儿没和皇家陆战队的士兵刀枪相见。

乌力图古拉听14团团长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报告，说特务营开了枪，没冲着人打，是威胁，打天上的云彩了，领事夫人扬言要给在香港的丈夫打电话，让丈夫派皇家海军来报复中共。领事夫人这话是当着14团团长的面说的，当然，说这话的工夫，领事夫人已经穿戴整齐，没有光着身子。

“吴大个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乌力图古拉一边挤着下巴颏儿上一颗巨大的粉刺，一边对着电话听筒说，“你的人踹人家的门了吧，你自己也看见光屁股女人，眼睛没拔出来吧。你说你这种德行，打就打，打云彩干什么，有本事你果断点儿，你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呀。告诉你，别说云彩是中国的云彩，皇家不皇家，他人在我的马厩里，道理由不得他说，得我说，就算他抢先说了，我也得给他改过来金融界。我还真给他改了。特三区的江面上，刚才鬼子的炮艇撞沉了工兵团两艘船，我已经下令，先奉还两千发重机枪子弹，狗操的要不开溜，就改师炮兵上，让他喂江里的鲶鱼去！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该干吗干吗，别没事儿老说光屁股女人，晦气。”乌力图古拉说罢，也不管对方还有话没话，咔嚓一下撂了电话，想了想，回头问葛昌南：“老薄荷，鲶鱼长什么样儿，有刺没刺？”不等葛昌南回答，气势汹汹地说，“老子来了，它们也该改信革命了吧？”

葛昌南削肩膀，脸色苍白，走路外八字，读过几年私塾，眼睛有点儿近视，老觑着，书生一个。这种人，理论和实践都占着，在军队里是厉害角色，属于狼群中瘸腿瞎眼站在后面支着儿的那一类。葛昌南不理乌力图古拉鲶鱼的话，以师党委的名义决定：乌力图古拉行动不便，代替自己去参加祝捷大会，自己则替乌力图古拉去接管国民党市政府和兵营要塞。

乌力图古拉表面上得服从师党委的决定，可到底心有不甘，当着葛

昌南的面，在电话里高门大嗓地向各团团长训话：部队进入市区后，驻扎在指定兵营里，不得往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里钻；要像爱护自己的卵子一样爱护公共建筑和家具设备；不许随便放枪，惊吓人民；不许接受人民的慰劳，一个鸡蛋一粒枣也不许吃，谁吃了扒开嘴让他吐出来；大车不得入城，必须运送弹药粮食入城者，禁止在树上拴牲口，牲口粪便随手抓起，带回郊外丢掉；不许上街乱跑，执行任务上街者，步子要小，胳膊别甩过脖子，见人立正行军礼，包括三岁大的孩子；在公共场所不许大声喧哗，理发、洗澡还有乘坐公共电汽车，必须照章购票……乌力图古拉一口气说了几十个不许，说得嗓子顺畅了，痛快了，这才甩手榴弹似的撂下电话，放葛昌南去替自己耍威风。

“老乌，你还忘了一条，”葛昌南阴里阴气地笑，“部队在城里待不了两天，所以说，干部家属别急着往城里赶，赶来也睡不上两宿，反倒上火。”

“爱睡不睡。”乌力图古拉龇牙咧嘴地弯了受伤的胳膊往下扒衣裳，把自己扒得一丝不挂。他光着身子，挺着结实的胸脯和傲岸的阴茎，站在汉口江汉关三菱洋行临时指挥部高大的穹顶下，眯缝着眼睛，仰了脑袋，饶有兴趣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幅油画。

那油画的名字叫作《维纳斯、丘比特、罪恶与时间》。乌力图古拉不知道这幅画是样式主义代表画家安东尼奥洛·布隆齐诺的作品，也不认识画中的人物——维纳斯和她的儿子丘比特，象征嫉妒的伏尔甘，象征诗意美的维吉尔，象征和平的鸽子，象征信念和虚伪人生的面具。乌力图古拉不在乎象征不象征，他感兴趣的是画上丘比特捉住维纳斯乳房亲吻的情景。乌力图古拉心里想，才多大一点儿的娃娃，就光着屁股和风骚娘儿们干上了，还有规矩没有呀！

乌力图古拉这么想着，快活地摇晃了一下大脑袋，由洋行进口部一名买办领着，赤脚噔噔地踩着卡拉拉大理石，进了巨大的盥洗间。他吊着受伤的胳膊，把自己痛痛快快地洗涮了一遍，仰着脑袋灌足自来水，靠墙单手拿了一个大顶，控出肚子里的水，连同满肚子的污物，再哼着不着调的曲子，对着整面墙的大镜子愉快地刮了胡子，然后光着身子赤脚噔

啪地出了盥洗间，由警卫员伺候着，换上一身别扭的新军装，扎上腰带，出了门。

3

乌力图古拉赶到祝捷大会现场，被人领着上了主席台。那个时候，锣鼓震耳欲聋，鞭炮铺天盖地，口号热烈无比，红红绿绿的传单一个劲儿地往头上落，拍都没法儿拍净。乌力图古拉春风得意啊，一张棱角分明的大脸笑得稀烂。他看坐在前面两排那些油光水滑的各界人士，再看还没来得及消却一脸菜色的华中局头头儿们，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些头头们和自己一样，是一群遭过老罪的骡子，如今让各界人士给捆住了，要硬往身上贴肉，好让他们尽快地长出肥膘来。乌力图古拉为自己的这个想法差点儿没笑出声来。他从骡子们身上收回视线，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拿大巴掌扇着风，端起桌上的茶杯，美滋滋地喝起了茉莉花茶。正喝得痛快，一只红颈歌鸫在什么地方脆脆地叫了一声，那叫声清流似的划开他的凶门，他浑身一激灵，让滚烫的茶水烫了一下，茶水噙在嘴里没咽下去，手中的茶缸子僵在那儿，伸长了脖颈向台上看去。

台上站着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那姑娘一看就不是汉人，深凹眼眶，宝石蓝眸子，高拔鼻梁，鲜红嘴唇，褐色皮肤；她挺着小胸脯，挥着小手，激情洋溢地站在台上发言，那个生动鲜活，把乌力图古拉整个儿给看傻了。

就像在一群犍牛中看见了一匹雪白的骏马，乌力图古拉眼睛刷地一亮，一伸脖子，咽下嘴里的茶水，茶杯没放下，扭头就去找师政治部主任简先民，压低声音给简先民布置任务：调查一下，正讲话的姑娘什么名字、多大、什么出身、有没有对象，调查结果立即报上来。

简先民从东北起就跟随乌力图古拉，是乌力图古拉的老部下，人很精明，知道从哪儿下手。祝捷大会没开完，他就气喘吁吁来向乌力图古拉报告：萨雷·萨努娅，克里米亚鞑靼人，1930年出生，现年十八岁，家庭出身大地主。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把五十万克里米亚鞑靼人迁徙至中亚，萨雷家族也被驱赶到柯尔克孜。萨雷·萨努娅本人不是地主，十

岁时逃离反动家庭，随在第三国际工作的哥哥、职业革命家萨雷·库切默沿伊塞克湖东进，先到霍城，后到乌鲁木齐，在上海和南京各生活了半年，然后被送往延安国际共产主义学校学习，在延安东方大学和莫斯科远东大学读过书，远东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正逢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她随干部总团南下先遣团进入武汉，现任南下干部先遣团支队长。中国同志不习惯叫全名，都叫她萨努娅，或者小萨。

简先民不愧为老政工，外调细目做得好，连人家哥哥的事情都问清楚了，连人家到中国来的时候走的哪条线路都摸清楚了，可偏偏不说萨努娅是不是成家了、有没有对象，把乌力图古拉急得差点儿没上火。乌力图古拉说简先民，别的先打住，读没读书往后放，全名儿叫什么也不碍事儿，先说她成家没有，要没成，现在有对象没有。简先民这才不紧不慢把最重要的情况说了：萨努娅没成家，不但没成，连对象都没有。年龄小是一个原因，生活动荡也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人家是“国际”同志，政策上有约束，生活上有限制，即使有人动了跃马横枪的心思，前后左右一思量，最终觉得困难不小，也就知难而退，放弃了，组织上找不到相应对策，一时也帮不上什么忙。

“十八了，小什么？放在我那家乡，该抱第三个娃了。”乌力图古拉咧开嘴开心地笑，笑过佝下高大的身子，撅着屁股认真地给简先民上历史课，“国际同志也是人，也得嫁人过日子，对不对？往上数几百年，我祖先也是国际同志，我祖先比我威风，马蹄所到之处，克什米尔女人也娶过，波斯女人也娶过，谁约束住了？要说鞑靼，我乌力图古拉也算一个——喀尔喀蒙古，和她那鞑靼同一粒种子，别人知难而退，我偏迎着困难上，我和萨……她叫萨什么？我俩的事儿，我给出对策，用不着组织上操心。”

4

祝捷大会一结束，乌力图古拉就让简先民去先遣团，把萨雷·萨努娅同志接到了三菱洋行师指挥部。

乌力图古拉请萨努娅同志坐，请萨努娅同志喝美国咖啡，吃美国饼干，然后把伤着的那只胳膊弯进怀里，做成一个有力的支臂，再把没受伤的那只胳膊伸出去，伸牢固了，摊出一只蒲扇似的大巴掌。

“亲爱的萨雷·萨努娅同志，第一呢，你是女人，我是男人，对吧。第二呢，你是柯尔克孜大地主的女儿，我是科尔沁草原穷牧民的儿子，对吧。”乌力图古拉把摊出去的那只大巴掌收起来，捏紧，捏成一个拳头，用力在空中一挥，豪情万丈地对萨努娅说，“萨雷·萨努娅同志，我看我俩合适！”

自打进了三菱洋行，从看见乌力图古拉的第一眼起，萨努娅就一直埋着脑袋，盯着自己脚下的皮鞋和花边布袜子，没敢再抬头看他。之所以这样，不是萨努娅胆子小，也不是她害羞，是她一看见乌力图古拉那张被土疙瘩擦伤的大花脸就想笑，一看见乌力图古拉龇牙咧嘴地往怀里窝胳膊就想笑。就因为这个，萨努娅不敢多看乌力图古拉，怕看多了，没忍住，把嘴里的美国咖啡和美国饼干笑得喷出来，那就是对解放军首长不礼貌了。直到听乌力图古拉说起男人女人的事，萨努娅一时没弄明白，就不能不抬眼看乌力图古拉了。

“师长同志，”萨努娅瞪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乌力图古拉。她看见乌力图古拉的眼睛里充满了七情六欲，露出一往情深的光芒，正热情洋溢地看着自己，就有些懵懵懂懂，觉得让乌力图古拉那么欢欣鼓舞地一看，自己有些不对劲，想变成一匹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撒野，这让她有些反常的亢奋，“您说什么呀？我俩合适什么，师长同志？”

“什么合适什么？”乌力图古拉瞪着一对天真无邪的骆驼眼，比萨努娅更不明白地看着萨努娅，“我说亲爱的萨努娅，我不都说了嘛，女人和男人，大地主和穷牧民，克里米亚和科尔沁，一对儿呗，而且是棋逢对手的一对儿，激烈的一对儿，我是说，这个合适！”

萨努娅愣住了，也弄明白了，人家师长同志说“一对儿”，那是求婚来着，是找“棋手”来着，是找“激烈”来着。明白过来的萨努娅根本就来不及害羞，根本就来不及让美丽的脸蛋儿上涂上一层胭脂色，她被乌力图

古拉的那个不讲道理的“合适”理论弄得很不高兴，同时对乌力图古拉不屑的口气提到她的家庭出身十分反感。他怎么不说斗争的一对儿？他该说斗争的一对儿才对。

“师长同志，您不应该这么对我说话。”萨努娅生气地对乌力图古拉说，“我十岁那年就和家庭决裂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要是牺牲了，也是一个白求恩；毛主席要是知道了，也会写一篇《纪念萨努娅》。我是革命者，您应该尊重我，而不是在这儿给我提什么大地主的事儿。”

“你怎么不是革命者？你当然是革命者。我怎么不尊重你？我当然尊重你。我说大地主的事儿，难道不是尊重？那就是尊重，是对历史的尊重。可是萨努娅同志，你是革命者，你就得加强团结，继续革命。你不加强团结，不继续革命，你就不再是革命者了，对不对？再说，小萨同志，你不是没牺牲吗？毛主席不是没有写《纪念萨努娅》吗？没有的事儿你乱说什么？不光是乱说，还是白说。”乌力图古拉连质问带教育，同时攥紧两只拳头，一只拳头往另一只拳头上狠狠一撞，因为撞击连带了受伤的胳膊，疼得他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气，但他很快展开紧蹙的浓眉，摊开巴掌，把两只大巴掌摊得一样平，很肯定地继续教育萨努娅，“小萨，你听我给你讲一个道理，你看我讲得对不对。既然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你就彻底地来，你打算牺牲，就彻底地牺牲，不要遮遮掩掩，半生不熟，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乌力图古拉这么说了，觉得道理说清楚了，问题解决了，再往下就该进入行动了。他伸出没有受伤的那只手，把萨努娅端在手里的咖啡杯夺下来，放在桌子上，向她做了个执缰上马的手势：“现在，你打马回营，回去收拾收拾，咱们国际团结、民族团结、入城式和婚礼一块儿办。咱们把团结加得强强强的，这样，战果也有了，热闹也有了，意义也有了，什么尊重没有？”

美丽的鞑靼女人萨努娅十岁来到中国，长到十八岁，这期间她遇到过多少麻烦呀，遇到过多少不讲道理的中国同志呀，可她还没有遇到过像乌力图古拉这样蛮不讲理到这个份儿上的。乌力图古拉不是不讲理，他是自成道理，而且理直气壮，他能把方的说成圆的，把事情绕得让人没

有办法不糊涂。萨努娅被这样的乌力图古拉气得直哆嗦，恨不得扑上去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您要是觉得大地主威风，您娶我爹去，您尊重他去！”萨努娅冲着乌力图古拉尖叫道。

“我娶你爹干什么？”乌力图古拉又瞪起骆驼眼看着萨努娅，一副不明白的样子，“大老远的，隔山隔水，我又不会说突厥话，犯不着。”乌力图古拉打了几十年仗，也胜过，也败过，可有一点，擅长控制战局，还有一点，得好不饶人。他明白过来萨努娅为什么生气之后，咧开大嘴笑了一下，所向披靡地说：“再说，地主的反都让我造了，你爹他是不是中国人，都是大地主，说不定你爹他的什么亲戚，就是我家乡的大牧主，他们是一丘之貉。你爹他肯定恨我恨得一鼻子灶土，见了面，他要拿鞭子抽我，我还手还是不还手？我是跟他讲礼貌还是讲阶级？我怎么做都不是，伺候不了，娶他干什么？”

萨努娅气得差点儿当场吐血。现在，她再也不觉得乌力图古拉那张被土疙瘩擦伤的大花脸有什么好笑了。她盯着乌力图古拉那张切割得棱角分明的脸，冷笑着质问：

“您，您有多坏？告诉我，您有多坏？”

“你看你，小萨，你看你，沉不住气了吧，白国际一场了吧。”乌力图古拉真的被萨努娅的话给逗乐了，仰了脑袋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轰隆隆的，天花板直打战，偌大的花枝灯在两个人的头顶上晃晃悠悠。然后，他伸出受过伤的胳膊，再换了没受伤的胳膊，扣扳机似的指点着萨努娅：“我坏不坏的，你不和我过日子，光凭我说怎么行，那不是放任自流吗？你顺着小溪流找大河，踩着镢子上马背，你得亲自实践，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你这个城市工作队副队长是怎么当的？真是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乌力图古拉对萨努娅的恼怒和敌视一点儿也不介意。说过萨努娅太有意思的话之后，他不再和萨努娅斗嘴，地动山摇地起身，把萨努娅半送半撵地赶出了三菱洋行，回过头来吩咐简先民，让他替自己打个结婚报告，准备迎娶国际女同志萨雷·萨努娅。